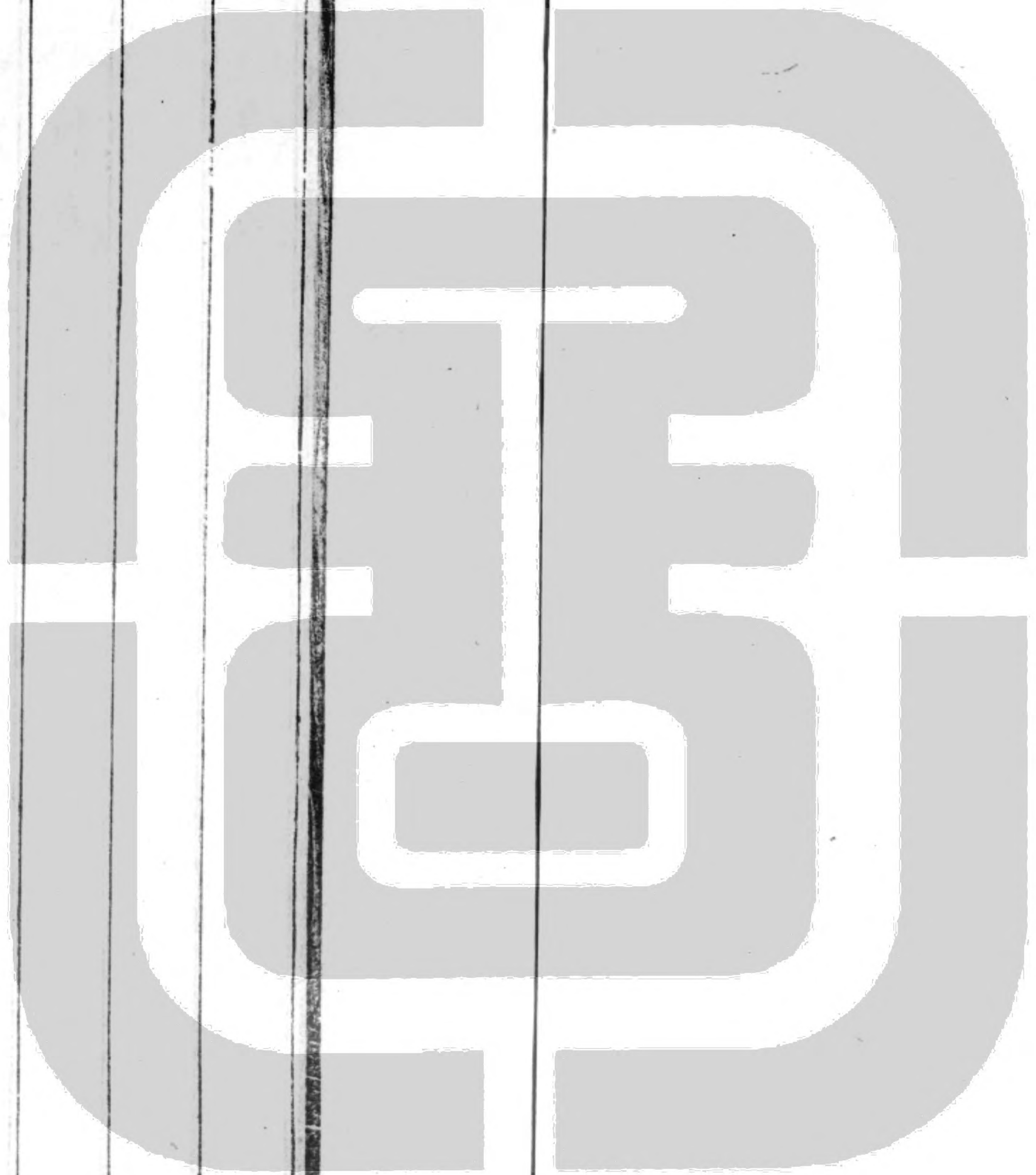


韓集點勘

校東正堂本





東亞
書局
發行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韓集點勘卷之一 校東雅堂本

李序

教人自為注 韓子

東吳陳景雲

必已出降而不能乃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
訓以詞必已出耳為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為者正
論語十卷 張水部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
猶微茫則此云十卷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
語筆解出後人偽託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

目錄

祭文中祭雲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

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謚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
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

故曰隆景 雖家到而戶說 二句指光範上書

不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 孰云察余之中情公

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 篇末注引歐公語 結

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

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普之文但多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
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
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

有題李生壁文可証非因府喪而罷也 本傳有

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

初自謫籍召為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

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

晁說失之 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

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離襪下注引澄

本即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

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

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

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

知來者二句 言此別之後良友既不可以頻得

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郭云云也舊

注解來者未切募引論語尤可削 斯百一而為

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為仇 按爾雅釋詁云仇匹

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為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

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曰與羣臣序立紫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

時作也 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

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

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

亦似有據 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

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刻磬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刻見經典

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噉注 或作騫之騫當作騫

爛燭堆衆斂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

祐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

初臨卽韓醇所刊本也蓋石墓之注雖出於韓而
字之從敏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
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
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
徽猷閣學士

將歸搯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

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沛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為國

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
職處公有爭先者揖飛語公恕及難求分司東都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
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
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証公元和元年
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即有為讒於相國之
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
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
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

踈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
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

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
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茗溪一條
當刪 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
遺為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
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
當刪

此曰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即盟津也 盟當作孟
東西出陳許 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 按公
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為從事詳見與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為初至即授幕職
也此詩乃未為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
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
歸安得此間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踈益見
矣 淮之水舒舒 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
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 東坡文見客舉杯徐
引則吾旬中為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
何人皆奉公詩語法言淵騫篇偵殖曰蚊此蚊字
所奉 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
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

仲韶注既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集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

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

不可解又誤晉作宋 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

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潯見說文 開忠

二州牧 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

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

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

僧詩則又在前觀下作者句可知矣 落落王負

外注 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 誰為傾國媒注

李延年傳漢武帝歌 按傳當作侍 何能一戰

霸注 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

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

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

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 何

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 按上平字當作

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

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

覩其懸榜也 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

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
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
之朝廷遂用鄆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
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為出於後人
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尚遺其一 宇文炫
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為拾遺與同
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
當作湖南 指摘因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
量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
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

東坡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藉

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
詩中楸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
之抑也

岳陽樓 朝過宜春口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
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
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
注承洪譜之誤 擢拜識天仗 謂御史之擢也
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
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
之入臺時李文為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
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

故宗元祭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萬論矣
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
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
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
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
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行國子二字

觀題下注自明

少小學城闕

按詩子衿刺學

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為士耳注未明悉

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

誤唐以太原為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為北門如寇
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
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
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叙始

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為識面之始
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
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
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背
還雙頰注 按公詩叙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
驅傳馬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

四句又另叙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
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選投足者謂
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
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祛淚背二語皆惜別之
詞舊注通指為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蔭君章句曰鷺潔
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
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
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
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彘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
初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
薦也 感物增戀嫪注聲韻云姻嫪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
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
公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
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
篇末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閩

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

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為

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

中有行為孤劍咏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

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

泗為池 此詩張傑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

為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為即止亦深以公
言為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
為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
惠即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

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為朗州

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

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

業年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年誌又

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為昇州 南宮先生疑

是盧雲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邛韓本
題下注必與一郎官廢和廖本改郎官為禮部郎
非也尚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
指禮部如和虞部赤藤杖詩稱虞部為南宮即其
証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

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

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

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悉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
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他旨也四語蓋
顏自說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
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
顏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為翰林學士
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鳥道出臨武注

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
宋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
蜀人謂立地為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
方言如土銍岸溉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

地故旅中所咏即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據徐廣史記注據與據同謂以足據持之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踰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虺墮義也近者三姦悉破碎按三姦斥伍尅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恒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無嘻其甚矣之疑也君當先行我待滿按公

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

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叙

張方有筮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

新命尚未下也注誤從此直到耆與鮒注詩

中耆字別本有作者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

今正文既作者此注當削昨者宋本作昨日則

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

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即可達

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

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踈

劉生詩 倒心回腸為青眸 按青眸即指上歌舞

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

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為當讀去聲

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

而舉司馬遷書既屬募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箏 首句注 按笛當作箏 蘄州貢箏見唐

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按注乃採樊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

東菴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 竦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

句湘水不相關矣 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

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

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

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

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

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為御

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

史臺記京尉即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

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選評事不得

御史但比赤尉尚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為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為伊陽尉伊陽為畿縣非赤縣注全誤錢帛縱空衣可準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間祿薄也

潘岳秋思賦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

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真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已新居洛

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

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侯並為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躡騰注馬逝也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

於恒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 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為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為起居舍人非從河南人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

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特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為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尚未有洗雪承宗詔故曰去去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招楊之采 食有肉與魚注馮謹選之幸舍 按當作遷馮謹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

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韓集點勘卷之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叙元和初為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

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

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

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

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

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即餘慶也公為博士之歲

餘慶以故相為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為祭酒

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濫官日淺故公所請未

及施行耶至選鎮鳳翔即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

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

雲陽主疑非雲安即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管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

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

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寄崔丞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據眼窺注前說是送窮文握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視物隔襪襪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即上文姚令威

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
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軋符中應中書
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
孫瀉偶瀉下行一澄字新史表及藝文志遂
誤以澄為楚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
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
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 乃魏道輔語然
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
疏所本道輔語猶未詳也 觀名計之利注 按
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廬言指宦官吐突承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璿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為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

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為咸池集取
退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
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却云蜀人蹇濟用退
之贈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
說不同未詳孰是 無為久滯淫 按國語底著
淫滯賈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

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
和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

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

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

州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

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

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

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 英

英桂林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

伯是也注未分曉 已覽贈子篇注 按注說是

也柳序稱元生之為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

篇即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

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

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

送元序必更在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

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

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為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

蓋南游迴棹後事也 嶷嶷桂林伯注 按歐陽

生哀辭云容貌嶷嶷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

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

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婆白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

陶侃鎮荆時行死久矣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除官赴關 溢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云溢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為李宗閔作方氏辨

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是為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雅朱子辨之

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廁虎牙而餒之肉耳扁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雅二字俱傳錄有誤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為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

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

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

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

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為法吏詩云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

甫混作公墓誌其中叙爭臺參事斥紳為佞臣有

鑿其銜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銜均指紳

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 致官九列齊 舊注以此詩為公官庶子曰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從間官非貶也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潮後三黜謂為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恙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為右庶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謹瘡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為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間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謹瘡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吐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鬼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

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

作陸機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稌見內則尤

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

趙燕錫媯姪注 按媯字說

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媯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媯

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姪媯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

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姪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間彊眊 按周禮以彊予任眊鄭注彊予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眊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颺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

入後秋雨聯句颺颺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儼儼脩注 玉篇儼脩健也蓋言

填隍土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

作五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

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

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為

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

刑部同則史之所略多矣 闔場再鳴先 按再

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

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即東野役於江南

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

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

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叙吳楚諸地蓋時將為

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
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
矣 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
為是

鄆城聯句 此年名作靈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

二年 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謏嘯 按謏廣韵蘇奏切怒言也與下

嘯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

句諛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度字之訛度辭見國語

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為俳

說度語相狎獻度嘯者殆亦同此耳 五狩朝恒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岱 按五岳獨言朝恒岱者曰二岳在恒鄆二州

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 雪下收新

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

注不當引

義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

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

文中叙投義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

紙筆詩又在投義魚詩之前謝詩有冀卿正著書

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蓋可証是詩為陽山時作

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義魚在春故有思

我友憶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柳
州祈雨及柳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
衡州屬邑公自柳赴衡嘗憇其地故留題云爾是
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揃時也
二詩蓋專指佗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
後與人書追叙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
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立正可引柳
以注韓也 次篇前二句申言佗文寒微暴貴出
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
推擗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佗文而管葛則
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考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揃後三
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
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 按靈運當作
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為

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
入為臧方負外郎日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
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
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
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繫於

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此耶若從江陵還朝時
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 樊澤
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
斯為妄矣 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
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
可參考也 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
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

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
云爾 龍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
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扃

按崔時以翰林學

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
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按

按按有乃禾素回二

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
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

良是至涯為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
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
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

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
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
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
集中祭虞部張負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
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
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
舍人則方云涯為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
也 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
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
王姓同行異即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為二十兄又
別見唐史 涯傳無為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
子厚集中稱仲舒為舍人獻弘農公而仲舒除此
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証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
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
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
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殆目韓子代
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
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

人為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

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麀邊庶庶邊麀矣

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

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認有如

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 公時與夔同掌

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

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

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息挾勢干謁

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即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

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即咏太安池耳游太平公

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為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關

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

五里故有臺榭壑城闈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

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 或疑

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關字亦

可通

間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按

安當作哀

和季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即謂開元遺老

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尚有存者如元
徵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
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
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
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
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

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弁有詩云秦山
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
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謂浚富平喪師事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

宰相替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
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

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即謂在桃
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負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

刑部侍郎叙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
皆選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
有掇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

詩名牡丹一篇尤為時傳誦見松窓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

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

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

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即在十三年冬紀

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

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

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荅道士寄樹雞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

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為妄書而云或以為

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湯錄中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偽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

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

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偽

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為得實

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

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 雲仙散錄 按孔

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

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

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

是時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
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即有赦
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
耳詩以初春作日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
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素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
至潮安得入夏尚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
赴任其時方為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
故後日移素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畝經開看佳
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尚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雲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

元帝徵為始興內史始興即韶州以江比張蓋用
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從翻交州裴注引
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
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從交同又潮州地
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

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
游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
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素州還京 歲暮難相值一聯 按公以冬日次
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
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
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
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
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 歲晚偏蕭瑟 按觀雷頻以下三
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
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
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
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奉和張侍郎 再領須句國注 按行鄆之二字東

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
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 仍選少

昊司 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
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

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
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関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 題注 令狐澄本作三弟亦
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

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
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

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
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
略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二志藝文志作諱行
讀本郎反或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行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駢

按駢鸞二字本江

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駢鸞錄則又取韓詩語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邁避

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韓集點勘卷之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為蘇說

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

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

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由侍御史

入為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為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為進士

皆以子厚為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

不歸之耶且言子厚曰學者不歸已而歸韓故有

谷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
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衮徐謂晉徐邈也山谷
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
其讀為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賦文選箇
與逗古字通音豆
投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
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
年其說尚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
作年為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
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諸生以歸省是也 行雖脩而不顯於眾注 按

洎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
洎後又轉訛為洎耳 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

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
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 欲進其豨

苓 按豨苓即莊子所謂豨苓音義云一名豬苓
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為禮部在
長慶初賀前卒久矣 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即

引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
此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按治乃高宗廟諱

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曰博齒也

釋言

為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

鄉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按月南宋本作日為是洪譜同公始見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叙愈嘗從事於汴徐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噐童噉噉

按噐童謂李廼也

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為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

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
之有據 諺數愒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
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愒與此記愒字同義即
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愒官也諺數愒必曰丞者
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愒莫丞若耳數讀
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曆末作送楊縣
丞序引韓記以愒字作愒侮解誤甚 雁鶩行以
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 一躡故迹 按
漢書鄧陽傳人主必寵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
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

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為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

亂相招為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
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

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叅子而自子

思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

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

食恒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

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則其服仍以

二十七月為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帝裕議 按時既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
 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
 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
 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
 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負外郎太常博士
 荅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
 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
 子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
 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
 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天所作辭賦書論甚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
 辭云有弟哀號弟即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
 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
 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
 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
 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
 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為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
 吳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
 東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

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未有已
白帝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衢事
當以憲紀為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遣

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
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
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晷短事繁故限出入之
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為四門博士也

洪氏年譜甚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

年在徐幕注當削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叶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未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

娛樂為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王裴輩皆朝
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為讒人所中斥官
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

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蹤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

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春到注亦據班志
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證

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

也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郢州作鄧州誤至或作

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郢州子見世系表 雖恒

相求而喜不相遇 按喜一作苦為是謝疊山文

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 鉅海敵其陽 敵南宋臨邛本作敵

為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

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閔不通也

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可濯可沿注 按本真文章正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宗引此作真本為是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

一為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

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即

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

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

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為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

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

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竟引豪傑為謀主

由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

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
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
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
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為于頔重
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民
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
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
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
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
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
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駢辭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
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公指子弓為孔門駢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
未可發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為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為端公益是時已為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官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 十日十二子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為子見周禮匠人疏 其將復平 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送區冊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白以為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為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為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 家屬百人注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

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誦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關下注 按許康佐

應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
非康佐與以嚴謨為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茵蠢見選南都賦又

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于寶注彭亨驕滿貌見
經典釋文 磨礪去圭角 按禮記儒行篇毀方

而瓦合鄭注去已之大圭角與眾人小合磨礪句
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

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先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
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裴相平
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
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

五世孫椅為福建觀察使 李翱既為之傳 按

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
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負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負外之父

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

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為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負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畧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為之雪謫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冲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負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

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負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七日庶魚注 庶魚當作庶角 首下尻高

尻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

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

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

薨禮司業裴蒞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

藝文志蒞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

年卒官也蒞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

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為蒞無疑舊注云其人無

可考非也又蒞在貞元末為韋執誼所讒斥官於

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信 按進馬官名

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

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

為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

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

許故曰并侯舊注未明 遂殿交州 謂為安南

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

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

追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証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蓋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

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

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

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

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

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

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為之者復之

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

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為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為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為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郝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又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尚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既遷掾河中其吏幹曰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之地亦不為無意也

贈司勳貞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

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即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

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為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戲故一歲中奏選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魚字殊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韓集點勘卷之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鄆陽傳羊勝

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為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為不

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

字斷句非 至馬都山 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

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

其文作走可突干渤海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

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

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分契丹渤海之間契丹

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

韓集卷之四
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
自承玘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陞息警運道無虞
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石嶺軍使 按石嶺
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屬
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
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號白雲翁 按令狐
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
幕下所草非專為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
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
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
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
之諛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勿亟勿遲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

正月己卯丞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
去莫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
可作承輔 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

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
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
在節使上而能盡延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

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 峻之大夫 按峻
猶陟也張說平貞睿碑銘云嚴嚴憲府公三峻之
與此同作浚非 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
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
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
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啟字開士見劉夢

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為扶

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為此府叅軍時乃
祖故吏民定尚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者事 按者與嗜同王分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
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

宗作其州為是蓋蒙上格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
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
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
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為隨州故九
域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厲
鄉蓋從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亳雖本史記老子
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
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琳於厲

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
兵之在屬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
自謫隨光化以下五句皆叙取隨州事無及安州
語朱子去安尚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

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分婦今云冢
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
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 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
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 秘書兄朗
舊史誤以為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
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
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為府主諱耳與
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
但史誤以為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 秘監
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
子晦生十年即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
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
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

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字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字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即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為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徵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之說採魏本為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傅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為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齧字

當作齧應劭漢書注嚙齧急促艱齧即齧也二字

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選注李鄴為江東節

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

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熲

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

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

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題注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

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

浦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

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

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

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

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

注翹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稂莠

不孳按孳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

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

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校鈔書籍

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

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

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號觀察使所轄

非東川地注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

史騎當作驃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

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

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

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

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

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為之踈舛甚矣河

南附起注按亦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

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即汴帥韓
弘也 三方分攻注 按三方分攻即上所謂道
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翹入其西也三方中即
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叙顏
脣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
繫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
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脣武合戰並用命也自
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
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
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
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
而從事於鄆也 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 按慕
當作篡揚子法言篡取也此篡字所本古本揚子
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
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
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
詩泊之作泊之然似從集為長蓋因中流阻風停
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 北方之人兮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

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為言路所排
所謂為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為一作謂皆誤
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
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
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禧踐躔袂嘗相屬所謂施利
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為公帑用餘則廟得
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即後代香
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
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
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

東志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裨身曰其為中也
弘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為同列
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
故得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恒無宿儲 祥符本無恒字為是
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
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即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
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
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為櫟陽尉京兆屬邑
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為人

按為當讀于偽反鄭康

成詩箋云為猶助也史言王琳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為死交勇於為人即言子厚黨助琳文而徵其辭也 不自貴重願藉 按願藉之義與願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啟云無一分願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昇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昇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為昇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侗儻非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

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選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為疑耶為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為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

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為丞所汰

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
之故殘自以不能舉職為嘆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

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奔遇害始主和
戎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弁新

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

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

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

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文 胥其出注 庶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

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既

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

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翱書誌云干字子

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

從干為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

出鬼毫為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

山鬼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

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叅証宣州貢筆與

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

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

按乃

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為虛字而略之耳

東志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薦侯喜狀

題注

爵為選首者蓋州家條送舉進

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條送是其証也汝

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 按盧

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為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

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

注中為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

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

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

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 常叅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
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
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
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
時方分司東都尚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
刺素潮二州止有素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
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
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即其証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為尚書右丞駁
于頔更謚事見頔傳中其劄直可知事在公舉自
代後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按啻
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
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
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
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
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
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僂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 按漢書
鄆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削 開府漢陽注 按均入為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為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為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 歲時出旌旗 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即謂出所賜旌麾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也

潮州請置鄉校 無所從學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條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條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條耳又韋執誼賅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縻賢之條此尤刺史署衙推即條其人之明証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條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讓議文

按議似

當作誅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

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

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鷓鴣鷹

鷓鴣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閹

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

張薦卒於赤嶺

東迴紇辟

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

歿於紇辟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

之誤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卷四

以尚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

年始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

岳未嘗為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 六月

乙亥 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

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為是又一

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

乙亥之誤益明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

按追贈

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

盖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

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為正 議者言參死

由贄注

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 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為寔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膝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膝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証張萬福元和元年卒 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 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為是

飲城南道邊 題注 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為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 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樊二譜之說寔為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

士後益可証公為博士非十八年也 權知國子
博士注在江陵有荅張徹詩 按荅張徹詩乃公
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曰作非在江陵時也
華陰令柳澗注 郎中當作郎官 轉考功注
竄走當作竄定 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 按洪
譜原文作九年為是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曆中進士
已易注項官居煜居煜後以流賦名嚴丹書里
人喻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
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
舉五百家注本為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
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
為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
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
亦多踈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
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
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為人故削其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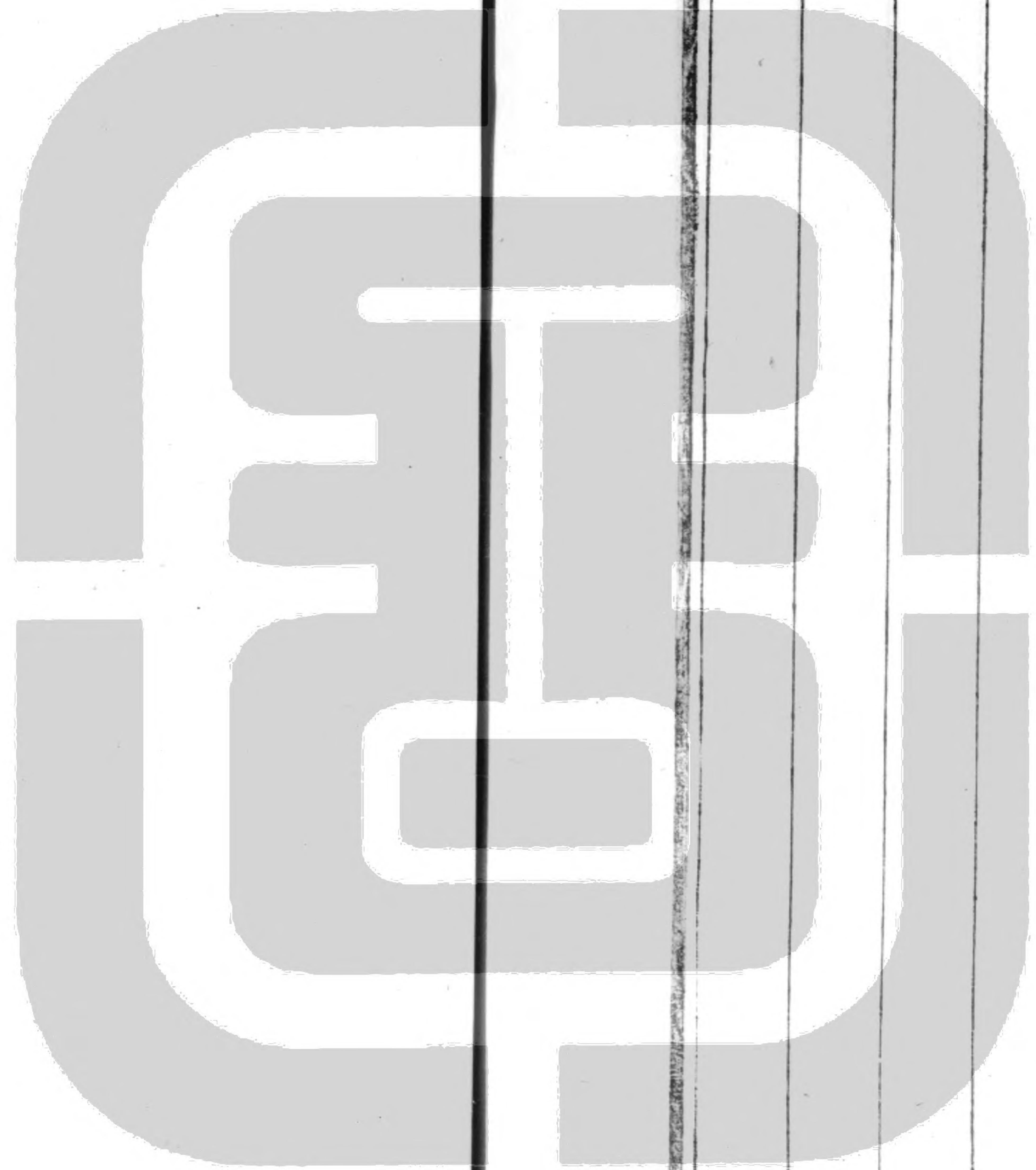
韓集與甚
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
悅生堂楔帖並為世所希有矣廖為閩中著姓世有
眉壽高曾多及見曾子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
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墮其家聲
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
源所自也

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男黃中手錄

小門生全州蔣良騏書諱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東武劉氏味經
書屋校鈔書籍



程